

58岁仍在B站学编程,浙江工匠朱忠文这样说: 去学习吧,技能人才真的吃香

■傅颖杰 李增炜



自学成才,乡亲修电器都找他

朱忠文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每天上班的场所就是车间。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朱忠文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货架上的各种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电路板焊接工具等。

“朱工主要从事新产品研发,他的能力毋庸置疑,ECU中央处理器、ESC电机控制,这些模块的研发设计都是他主持的,还有电脑编程这些他都会。”徐伟是朱忠文工作室成员之一,共事多年,徐伟对朱忠文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朱忠文对钻研新事物的满腔热情,“我今年49岁,朱工58岁,文化程度我们差不多,但是他发明了那么多东西,因为他每天都坚持学习,太难得了。”

徐伟说,朱工如今还时不时会在B站(哔哩哔哩)学习一些C语言编程。朱忠文说,自己这个上“网课”的习惯是在疫情时期养成的,那个时候比较空,就上网学一些东西,看到B

最近这段时间,浙江一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电气主管、生产部副主任朱忠文很忙。由于动力冲浪板项目被列为2025年成都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他正在为全国各地俱乐部和运动员的电动冲浪板进行调试、检修以及系统升级。

“一苇”是全国最大的电动冲浪板生产厂家,朱忠文则是公司电动冲浪板研发的主要参与者。1966年出生、仅有高中学历的朱忠文,通过持续的努力学习,成为行业内的杰出人才。

站上的课程,“从浅到深,一般人都能听懂”,就充值买了一整套课程。

事实上,这种持续的努力学习,一直贯穿在朱忠文的生命中。1982年高中毕业后,朱忠文在家务农。晚上农闲时分,他就在武义县泉溪镇白革村的家里,帮村民免费维修家用电器。

其实朱忠文读书时压根没学过电器维修,他的所有知识储备均来自一本新华书店买的《四川电子报的合订本》。“修理完全免费,如果坏掉什么零件要换的,就让村民自己出钱买。”朱忠文说,合订本买回家后他天天捧着看。根据书上的内容,他自制逆变器、电子捕鼠器、室外天线信号放大器等。他甚至还搞了个小发明。因为当时农村经常停电,他通过铅酸电池做电源,逆变成220伏的交流电,制作了一盏“迷你日光灯”,瞬间成了全村“最亮”的仔,全村小朋友都追着他跑。

但一本合订本终究是不够学的。怀着对新知识的渴望,1989年,朱忠文到衢州市姜家山技术学校学习家电维修技术,学成后回乡在附近镇上开了一个家电维修店,后来又尝试为当地的私营企业改装数控机床。

那个时候,数控机床还是新鲜玩意,虽然加工精度高,可价格也是普通机床的几十倍,小私营企业很少负担得起。朱忠文自学了相关数控技术后,就帮企业改装,相关成本是新车床的十分之一,性价比很高,许多小企业主慕名而来。不仅机床能改,朱忠文还学会了机床电气故障维修。1994年,他入职一家企业成为一名维修

不断钻研,没东西学宁愿辞职

电工。

在厂里,朱忠文保持着爱钻研的劲儿。看到厂里的电动机坏了,拿到外面修费时又费钱,他就自己购买电动机维修书籍,自学为企业维修电动机。1996年,朱忠文换了一家企业工作,这回他不仅为企业修理电动机,还学会了CAD电脑制图和电气自动化控制设计。

不过,随着企业做大进入稳定发展期,企业对日常维修的需求越来越少。活没多少,工资照发,这样理想的“摸鱼”日子,朱忠文却不想待了,他感觉自己快“生锈”了,闲下来总想学点新知识,没有新的东西学,没有新的领域钻研,他感觉总缺点什么,于是就辞职了。

只要想学,国家还会出钱补贴

辞职后的朱忠文来到了现在的公司,开始研究船用推进控制系统,这对朱忠文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日复一日的技术攻关,2013年,朱忠文凭借“4000千瓦船用大功率调距桨及关键技术的研发”获得当年的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相关产品“2000hp大功率全回转舵桨”“MRP165-FP节能可控全回转桨推进装置”被认定为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

后来朱忠文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接下了研发锂电驱动的电动冲浪板这个艰巨任务。

建模、打样、组装测试,经过不断研发,如今,“一苇”的电动冲浪板不仅操作上手简单、系统升级方便、装卸维修方便,还解决了电动

冲浪板的控制系统模块化集成、动力续航、防水防爆等难题,相关技术申请了40多项专利。总经理施军介绍,公司目前具备年产2000台电动冲浪板生产能力,主要销往欧美地区和国内一些专业俱乐部。

目前,朱忠文技能大师工作室累计培养高级技师等十余人,他们有的已独当一面。谈及近年来浙江对技能人才的支持,朱忠文感慨颇多:“以前想考一个电工证都很难,现在只要你想学,国家出钱补贴鼓励你去学习培训,还有各种讲座、比赛,技能人才真的越来越吃香了。”朱忠文说,作为浙江杰出工匠,如今他看病有绿色通道,每年有免费健康体检、高层次人才津贴,享受免费疗休养,还有子女择校、购房补贴等,实在是太好了。

职工荐书

一起蹚过《巨流河》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州市温岭城北街道办事处的赵攀攀,我要推荐的书是《巨流河》,这是一本磅礴又绵远悠长的自传回忆录,作者齐邦媛先生在八旬高龄着手撰写此书,历时四年才完成。

全书纵贯百年、横跨两岸,通过作者个人的经历和家族历史,描述从大陆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故事,展现了不同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重要时期的变迁。全书内容波澜壮阔、惊涛骇浪,而笔调却冷静克制,是看透人间沧桑的八旬老人,经过世事流年和几十年学问的锤炼,娓娓诉说着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个最伤痛离乱的年代。

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作者从十三岁到二十岁的求学经历。彼时正逢抗战,求学境遇艰难。作者随大部队一路从南京辗转到川渝,其间敌机轰炸不



断,战火连烧,战士们却仍旧守护了一方净土让学子能安心读书,坚毅、勤勉,把他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时刻准备报效祖国。

陈名扬整理

“已读乱回”,是在回什么?

“长辈催问什么时候结婚?我回答:中午吧,晚上也行呢”“同学打听工资一个月多少?我回答:28到31天”“亲戚询问考试成绩,我回答:老师给多少分就考多少分”……

一段时间来,社交媒体上的已读乱回引发热议,颇有些“你说前门楼子,他说胯骨鼻子”的喜感。有人说,这是规避尴尬问题的处世智慧,是对隐私边界的巧妙维护;也有人调侃,年轻人在风风火火不相及的另类乱回中,找寻自我腔调。

语言是门艺术,说话讲究门道,答非所问古已有之。

两千多年前,《孟子》记载“王顾左右而言他”,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成语;《舌华录》再现了明代大儒王阳明答非所问的“名场面”:“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谢,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戏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热。’”看似前言不搭后语,反倒让话语陷阱的制造者自投罗网。

可见,有意识的已读乱回其实并非逻辑混乱,而是在似答非答中岔开话题、在将错就错中巧妙反诘。

诚如木心所言,“答非所问,其实已经是答了”。如今,“乱回”前被冠以“已读”的前缀,折射出信息爆炸时代的无奈。

在高度互联的社会中,社交软件里涌出海量消息,躲又躲不掉,答又不想答,碍于礼貌又困于陌生,隐私边界越发被蚕食,年轻人在社恐、社牛和社懒等状态间反复横跳,面对刨根问底时被迫启动心理防御机制,索性装傻充愣搪塞过去——“什么时候回来的?”“前两天”“准备什么时候回去?”“过两天”……巧妙规避了“直球”的正面冲突,在维系社交关系与保持社交边界的矛盾之下,寻求信息分享与守护隐私间的短暂平衡。

相较于模糊焦点的糊弄学,无缝转移话题似乎是最高级的已读乱回。

比如,碰见Tony老师推销办卡时,回答“抱歉,我头秃了,这是假发”;遇到教培机构销售员搭讪尬聊时,回答“孩子是我前夫在带”;被侃大山的出租车司机盘问做啥工作时,回答“我是交警”……年轻人使出一套借力打力的语言太极,用魔法打败了魔法,主打一个“平静的疯癫”。

比起憨人硬杠的发疯文学,或是已读不回的消极冷处理,已读乱回将拒绝隐藏在字里行间中,自然回避、自信回答,态度上挑不出来错,对方想要的答案却一个都没有。看似一句句有回应,实则“事事没着落”,鸡同鸭讲中巧妙保全了自己的选择自由。

已读乱回的精髓在于“乱”,种种“无厘头”回复看似不在一个频道上,却能将严肃话题解构于戏谑之中,以荒诞的答案释放压抑的情绪。

在个体化、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既抵触泛泛之交的越界问话,又想给出体面的回复;既不愿被窥探、被审问、被打搅,也不想冷场搞僵气氛;既不愿纠结内耗自己,也不想让对方难堪。这种“胡说八道”的快乐,时常让人会心一笑,既是个性化的幽默表达,也流露出年轻一代待人接物的松弛感。

当然,已读乱回虽好,但也不能“贪杯”。毕竟,即使是回得妙语连珠,若用在不合时宜的场合,也会让人感到敷衍、失礼和冒犯。

和谐人际关系的前提是互相尊重,我们需要已读乱回来争取平等关系,也需要真诚沟通来维护亲密关系。讨论正事时,不用已读乱回插科打诨;推心置腹时,不用已读乱回胡乱插梗;走心交流时,避免张口就来。讲分寸、不逾矩,才是最好的答案。

来源:《人民日报》

一路书香 一路爱

日前,嘉兴国鸿公交联合南湖区图书馆、嘉兴新华书店,将“幸福101路书香”101路公交车开进嘉兴市特殊教育学校,为孩子们讲述101路公交车幸福的故事,也为孩子们送上各类绘本,开启幸福之路。

通讯员赵颖硕、谢晨薇 摄



又是一年考试季 来看看古代考试有多卷

姚璐

上学的时候,总有这么一句全国统一的顺口溜,在同学们口中悄悄流传——“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从踏入校门的那天起,考试就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我们:月考、期中考、期末考、中考、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又要面临就业的压力。于是大家又卷起了考研、考证、考公……

虽然考试让人又爱又恨,但在人才的选拔方面,考试已经是相对最公平、高效的选拔机制了。其实,古代考试比现在还要卷得多。读书人寒窗苦读十余载,真正能考取功名的是凤毛麟角,以至于有些读书人考着考着就发了疯,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就是个例子。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中国持续了1300余年的考试选官制度——科举。

隋朝时期,隋文帝杨坚下令废

除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了进士科。自此,科举制度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以清朝为例,科举考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乡试”,相当于省一级的统考,每三年才会组织一次。通过乡试的称“举人”,其中第一名叫“解元”。获得举人资格的考生才能参加下一阶段的考试——“会试”,全国各个省份的举人进京赶考,这一阶段的第一名叫做“会元”。而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了。

为了对付这些投机取巧的考生,历朝历代都采取了许多防作弊措施。比如,在进入考场之前,每一位考生都要经过严格的搜身;为了防止考生贿赂考官,北宋时考试实行“糊名法”,这种方法最早由武则天发明,现在的许多大型考试也沿用了此法:将试卷上的考生个人信息遮盖后改卷,以防批卷官徇私

作弊;后来又发明了“誊录法”,即由专人将考卷重新抄录再送回去改卷。

为了公平公正,乡试、会试设有专门的考场。明清时期,京城和省会的科举考场称为“贡院”,由足以容纳上万名考生的低矮号舍、考官居住的大房间、高耸的用于监考的明远楼所构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科举考场——被誉为“中国古代官员摇篮”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在明清鼎盛时期最多同时可容纳20644名考生参加考试,可见当时科举考试的竞争是多么激烈。

考生们的考试环境也比现在艰苦得多。清代《广东文闱科场事例》对号舍的形制有这样的描述:“每一号舍约阔三尺,深四尺,簷高八尺。”由于号舍空间十分狭小,考生们无法躺平,只能蜷缩着身子休息。考生们在这样不干净又狭窄的房间内答题和休息,吃喝拉撒都得在里面

解决,再加上精神高度紧张和疲劳,常常引发疾病或精神异常,严重时甚至有考生死亡。

在这种环境下还能顺利通过考试的精英们,将参加天子主持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考试,即“殿试”。明清殿试后会根据考生的表现,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通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走到一甲这一步的读书人,总算是功成名就,扬眉吐气了。

然而,在这座通往仕途的独木桥上,多得是被挤下来的人。在中国长达1300余年的科举史上,能高中状元的不过几百人,连中三元者更是屈指可数。时过境迁,距科举制度废除已过了一百余年,如今的我们,在实现人生价值的道路上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金榜题名”“蟾宫折桂”“独占鳌头”“学而优则仕”等科举文化和思想,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扫码阅读



扫码阅读